

著书人语

笔墨因缘养此身

《世说新语资料汇编》跋识

| 刘强 文 |

是编起心动念，盖在戊寅之初，迄今已二十年矣。检阅当年笔札，书名年份，赫然在目，毫厘不爽，是知一切因果，皆有定数，古人诚不我欺也。

夫《世说》一书，虽隶属说部，系子书之流亚，而其所叙人事，要在可稽，嘉言懿行，足资管窥，世变风会，亦可镜鉴，故又颇具史家之笔法。钱遵王谓其“变史家为说家”，信不诬也。至其辞旨玄澹，寄意遥深，珠玑琳琅，赏心悦目，则尤为古今有识者所盛称。举凡清露晨流，新桐初引；清风朗月，芝兰玉树；岩岩孤松，濯濯春柳；山阴道上行，如在镜中游；郗邑正自飘瞥，林岫便已皓然；诸多景语，恐非第一流诗家不可办。又如颊上三毛，殊胜未安；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；角巾还第，元规尘污；庙堂丘壑，不废啸歌；手挥五弦易，目送归鸿难；如许神形，亦非第一等画家莫能工。余尝谓《世说》之作，乃合画家与诗家于一体，熔史家与说家于一炉。有此“四家”之才，络绎奔会，丛集一书，可谓“彬彬之盛，大备于时”，宜乎《世说》素为文人士夫所爱读也。

余又尝谓，《世说》之可称道者多矣。辨其体，则兼备文史而独妙；论其旨，则依违礼玄而和同；赏其趣，则涵融雅俗而标新；初读若不屑其浅俚，渐入始洞察其深邃；虽可资谈助、充诗料，又岂仅资谈助、充诗料而已哉！《世说》之学，亦非其它说部之学所可望项耳。推其时，则度越三百载；溯其域，则横跨南北中；寻其教，则兼通儒释道；绎其法，则涵盖文史哲。今人若治其学，及门穿廊说时易，登堂入室足下难——所谓博通奄贯、彻底究竟者，非不欲者，实不能也。

昔王元美耽恋《世说》，“每读辄患其易竟”，谓其“或造微于单辞，或征巧于只行，或因美以见风，或因刺以通赞，往往使人短咏而跃然，长思而未罄”；乃率尔操觚，取与《何氏语林》合二为一，采摭删并，编为《世说补》，一时风行纸贵，几欲抗驾临川，淆乱原书；而东瀛数百年之“世说热”，实颇假藉于元美之力也。元美之弟敬美，亦雅爱《世说》，刊刻之，批点之，考辨之，当仁不让，不遗余力；“世说学”之目，由其发皇，良有以也。王氏昆仲，名称“双美”，其于《世说》学之光大亦然。“二王”之于“二刘”，可谓“功臣”矣！

余虽不才，亦临川门下一走狗耳，每览《世说》其书，常不忍释卷；无他，盖以其言入耳，其人入目，其情入心，其旨入玄也。昔尝用力于《世说》古今文献资料之搜集，虽不敢称孜孜矻矻，兀兀穷年，而日拱一卒，锱铢必较，亦所不敢辞也。每有片言只字之得而自喜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，尝自谓有“世说癖”，耽之溺之，而不以为惑也。夫子曰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余于《世说》，亦可谓知而好之、好而乐之也已矣。

如是忽忽二十载，乃有兹编之付梓。盖戊戌以来，世变频仍，嚣嚷不息，余赖有诸书之董理雠校，而得以排忧解难。虽然，犹未敢以著述自诩耳。年来文债山积，案牍劳形，而校书之役，虽有暂停而未尝怠工，其间临深履薄，时或惊悚之况，盖非亲历而不得与知也。陈眉公尝云：“余得古书，校过付抄，抄过复校，校过付刻，刻后复校，校过即印，印后

复校，然鱼鲁帝虎，百有二三，夫眼眼相对尚然，况以耳传耳。其是非毁誉，宁有真乎？”（《太平清话》卷二）初以为不过文人夸饰，今则深信不疑。校讎之余，亦尝笔墨遣兴，乃得诗三首，以记其概。一曰《校书吟》：

恋恋春光付水流，廿年勤苦未销愁。讹误宜堪白眼对，差池最怕朱砂求。校书更比抄书累，作者先分读者忧。工罢低眉失好侣，老翁只是未白头。此诗写于是编交稿之日，末句取曹丕《与吴质书》“已成老翁，但未白头”意也。未几，又有《近事随感》诗云：

讲罢论经校《世说》，青春热血半消磨。仁中智慧宅心久，纸上风流在晋多。世事沧桑云变狗，书斋困顿灯欺蛾。遥知天道能还好，顾盼今生已蹉跎。“论经”者，《论语》也。近年来，讲学多讲《论语》，撰述犹在《世说》，自谓“双语教学”。盖以无聊事以遣有涯生，虽不能忘倦，姑聊以解忧耳。日前，又将拙著《世说新语研究史论》一书付梓，复题一诗云：

二刘心事付红尘，笔墨因缘养此身。叔度碑前尝伫立，伯伦瓮侧久逡巡。明知少作终成悔，所幸中年始欲仁。大梦如痴今已醒，雪泥鸿爪尚留痕。是编问世在即，心犹未安，用赘数言于上，以充跋尾云尔。敢请博雅君子，高贤大德，不以不才而见弃，不因未审而见嗤焉。

《世说新语资料汇编》全三册，刘强 编著，凤凰出版社2020年出版，定价：360元

上架新书

中华书局 45元
陈正宏 著
《时空：史记的本纪、表与书》



因为《史记》中《表》和《书》的深度和难度，即使学者也不容易梳理清晰，而本书作者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以研究《史记》30年的深厚功力，以读者立场，轻松讲解，故事带后，令我们豁然开朗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 68元
陈允吉 著
《佛教中国文学溯论稿》



陈允吉，1939年出生，无锡人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，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。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佛教文学、六朝与唐代文学等。出版有《唐音佛教辨思录》《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》等著作，在佛教文学研究领域享誉学界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 98元
周振鹤 著
《逸言殊语》



周振鹤，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。擅长政治地理、文化地理、地方制度史、近代新闻史以及文化语言学、语言接触史的研究。古语、方言、外来语，语言的趣味和奥妙无穷无尽，本书将为你展现冰山一角，却足以让你大开眼界。

商务印书馆 59元
宁稼雨 著
《世说新语与魏晋风流》



《世说新语》中的魏晋名士风采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，向来为后人所崇仰。本书是南开大学文学院宁稼雨教授三十年讲授、研究《世说新语》的心得，带您领略真实的魏晋名士风采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

品书录

诗意流淌的自然生活

读马叙《错误简史》

| 周佳慧 文 |

《错误简史》让我看到马叙笔下流淌的诗意。在封底马叙这么写道：“这些错误如此奇异陌生，一生只遇见它们一次，或一生都在黑夜最深时分。”错误、遗憾，这些词语本身就带有欲说还休的意味。“错误”，不代表它就是绝对让人厌弃的，被否定的。作为一位“诗想者”，马叙有一颗敏感的心，凭借感性的力量，直抵事物本质，将痛苦、欢欣、缱绻、激情，用恰当的语言符号呈现。

和海子抒情式的浪漫吟咏不同，马叙诗中更多的是抽象、富有哲理意味的语言，诗歌的气质显得更为冷静。《在一匹斑马旁谈论大雪》中，“黑色，河流，静默的雪，构成另一匹斑马，足够我们谈论一生”，诗人赋予斑马以神秘蕴藉的气质，解构了“斑马”等同于黑白条纹的马科动物的传统意义。《道歉》里诗人致歉自然，因为“草木太茂盛，溪流太美妙，而人生如此渺小与困顿”，体现出对自然的崇拜、依赖情结。《啊，醒来》则对人类蒙昧的生存状态和世界的未知性进行了思考，“啊，醒来，世界还是这个世界”“醒来，一场雨将落未落，尘埃里，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”。

诗人在《齐溪镇夜雨》中，流露出对

自然的亲近和依恋，他感谢无言的山保护了一颗雨滴的坠落，也感谢群山守护了他一夜的无眠。在《可能的词语与野兽》中，象征性的雨和真实的雨相遇了，“而你在烧着废纸，有着烧不完的词汇。唯有我，披上水一样的大衣，坐读暮春”。他者的姿态是否定过去，这种抹去过去的行为是徒劳的，而“我”是淡然的，在雨中欣赏春天，凸显出超然脱俗的心态。《这个夜，装上月亮的马达》把月亮当作愁绪的起源，“这个夜，装上月亮的马达。它发动薄雾一样的哀愁、悲怆，发动数盏小瓦数荧光灯”，月亮和小小灯盏有了联系，再把镜头由夜空拉近到楼宇田地：“一个小男孩做着无限的作业”“大白菜与大萝卜则坐在地里生气，一道生气的还有教师、家禽、经理、回家闲置的白领、学者”，一下子就有了烟火气息和世俗感。《金托邦》中，诗人阐述了“珍贵就在身边”的朴素理念，“假如我真的拥有一座金矿，我要先睡它三百个日日夜夜，安定好自己的一颗原本贪婪的心”，他认为真正的金矿就在生活中，但是却为人所忽略。虽然马叙诗歌的句子很短，但一个个短句凝聚了丰富的意蕴，能触发无限的联想，

非常容易延展成篇，变成哲理散文或是小说。这是因为诗人在创作时就经过不断的思考、提炼、组织，让作品充满了“沉思的力度”。

马叙诗歌的常用意象是雨、海、湖、雪，恰好是水的各种形态。水是简单和复杂的矛盾统一体，就像生活，可以平庸琐碎如一张普通的草稿纸，也能在上面勾画出精妙的轮廓。诗人观照动物、自然，很少触及社会事件，即使中心意象是“火车”，也并未沾染工业文明的味道。仔细阅读会发现，他的诗歌中自我主体介入的程度并不是同一的。他可以是旁观者、外来者，冷静客观地记录，也可以是诗中人，展现一个个在内心发生的或大或小的事件。

诗人可以颓废唯美，也可温柔有情，读诗总能带来精神愉悦，这种沉淀后的快乐，和不需要思考的即时满足相比更为珍贵。打开马叙的《错误简史》，一行行诗句，一张张简单插画，正是一扇窗，门后是一个灵性的、远离尘嚣的小天地。

《错误简史》，马叙 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，定价：52元